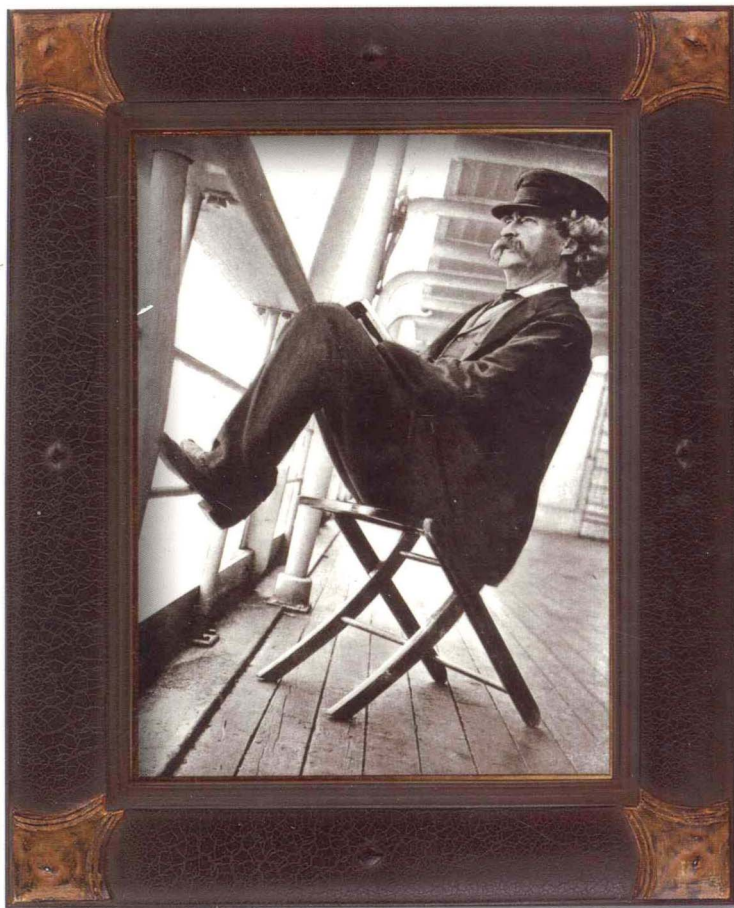


【了如指掌·人物馆】



了如指掌

马克·吐温自传

即使上帝也爱他

【美】马克·吐温 / 著 周晓玲 /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SL Clemens

Mark Twain

马克·吐温自传：即使上帝也爱他

【美】马克·吐温 / 著 周晓玲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自传：即使上帝也爱他 / (美) 马克·吐温 (Mark Twain) 著；周晓玲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2.12

(了如指掌人物馆)

ISBN 978-7-5392-6813-2

I. ①马… II. ①马… ②周… III. ①马克·吐温 (1835~1910) —自传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1903号

马克·吐温自传：即使上帝也爱他

MAKE · TUWEN ZIZHUAN · JISHI SHANGDI YE AI TA

作者：【美】马克·吐温

译者：周晓玲

出品人：傅伟中

策划：熊 侃

责任编辑：万 哲

特约编辑：周志华 黍 离

装帧设计：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开本：720mm×980mm 1/16

印张：7

字数：83千字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ISBN 978-7-5392-68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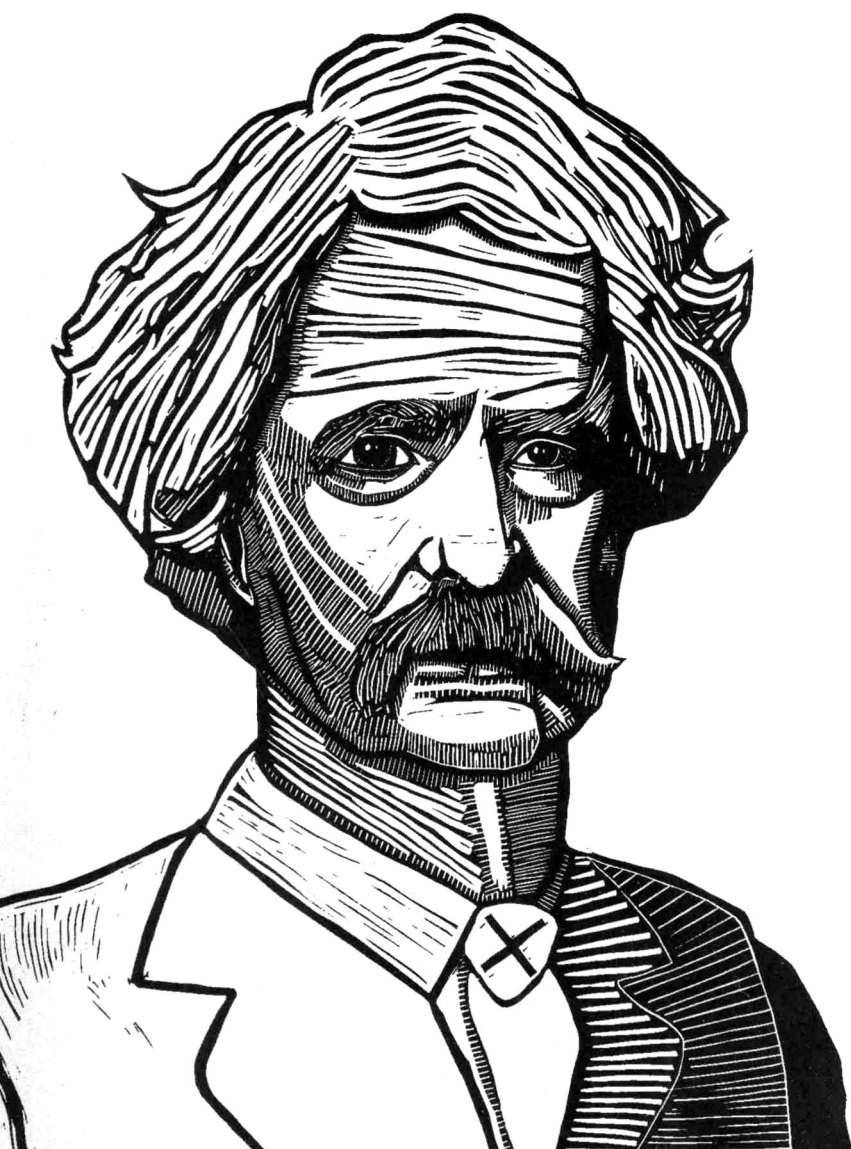
定价：19.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2-33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来自坟墓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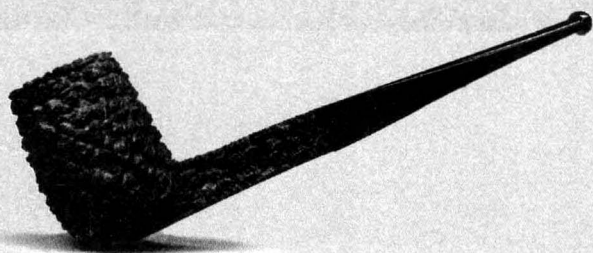
写这部自传时，我时刻提醒自己我是在坟墓里说话的。因为当这本书出版时，我应该已经死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确实是在坟墓里和你们说话。

有一个好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要用坟墓里的腔调而不用人间的口吻：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了。当一个人在写一本关于他生活隐私的书时，由于人们在他在世时就会读到，所以他会畏惧于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和盘托出；他的一切真诚努力都会白费，他会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人类根本无法企及的事。能够最畅快、自由和深入地表达人类思想和心灵的东西是情书；当作者知道没有人会看到自己所写的内容时，下笔便会毫无顾忌。有时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当他看到自己的情

书居然被变成了铅字，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如果早知道自己写的东西会面向大众，他一定不会那么坦白。虽说信中没有任何不真实、不坦诚或让人不齿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如果他知道这封情书会被发表，一定会写得非常含蓄。

写这本书时，我就像写情书那样坦白、自由和无所顾忌。因为我知道在我活着的时候没有人会看到，而我死后对这一切也就无知无觉、毫不在意了。







1835年11月30日，我出生于密苏里州（Missouri）的一个不起眼的村子——佛罗里达（Florida）。我父母是在30年

代初搬到那里去的，具体是什么时候我并不清楚，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出生，而且对这种事情我也并不在意。村子里大概只有一百口人，我的出生为它增加了百分之一的人口。我对这个村子做的这个贡献可比历史上的那些个名人大多了。历史上还没有对哪个名人的此等丰功伟绩作过记载——甚至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但是我对佛罗里达却有如此贡献。最近有人从密苏里给我寄来了一张照片，上面是我出生时的房子。以前我一直说那是个宫殿般的地方，现在我得对那种描述谨慎点儿了。

两条几百码的街道贯通其间，其他地方尽是些小路，一旁竖着铁篱笆，另一旁是麦地。甭管街道还是小路，都是用一种“材质”铺成的——雨天遍地泥泞，晴天漫

天扬尘。大多数房屋都是用木头建造的，事实上除了三四家之外几乎全部都是。没有一家是砖石结构的。一座用原木建成的教堂里有一个琴台和几条长凳。琴台是用原木造的，上表面已经被扁斧削平磨滑了。原木间的缝隙既没有被填平，也没有被铺上地毯，如果你不小心掉了什么比桃子还小的物件，它很有可能会直接通过琴台掉下去。教堂的地板是由一小段一小段的原木铺成的，高出地表两三英尺。小猪就睡在下面，每当有狗追着它们乱跑时，牧师就得等着它们闹腾够了才能继续做礼拜。冬天，琴台处总会蹿出嗖嗖的冷风，而夏天，那里又会有不计其数的跳蚤。

长凳的平板是用半段树干做成的，带着皮的一面朝下；凳子由嵌入两端的四条木棍支撑着，没有靠背也没有坐垫。教堂依靠挂在墙上的锡制灯龕里的黄色牛油蜡烛照明。在非主日的时候，教堂也是课堂。

村里有两家小店，其中一家是我叔叔约翰·A. 夸尔斯（John A. Quarles）开的。不过是个小门面，里面有几排放着几捆印花布头的货架，柜台后面有几个桶，里面装着腌鲭鱼、咖啡和新奥尔良砂糖。扫帚、铲子、斧头、铁锹和耙子之类的东西被散乱地摆放在各处。一大堆便宜的男帽女帽，还有洋铁被穿成一串串地挂在墙上；房间的另一头还有一个货柜，里面摆着几袋子弹、一两块奶酪和一桶火药粉；在这个柜台前放着一排装满钉子的桶和几个铅块，再往后是一两桶新奥尔良糖浆和本地产的散装威士忌。即使是花五分钱、一毛钱买东西的小孩，也可以从桶里抓一小把糖吃；买了几尺布头的女人们可得到一小轴线，外加一杯乳糖茶；而买东西的男人们则能随他们的意，喝一大杯威士忌。

什么东西都很便宜：一毛钱一蒲式耳（1蒲式耳等于27.216千克）的苹果、桃子、甜马

铃薯、爱尔兰马铃薯和玉米；仔鸡一毛钱一只；黄油六分钱一磅；鸡蛋三分钱一打；咖啡和糖五分钱一磅；威士忌一毛钱一加仑。我不知道现在密苏里内陆地区的物价情况，但是我清楚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物价。基本上是：苹果三美元一蒲式耳；桃子五美元；爱尔兰马铃薯（百慕大优品）五美元；仔鸡根据重量，一块到一块五一只；黄油四毛五到六毛一磅；鸡蛋五毛到六毛一打；咖啡四毛五一磅；本地产的威士忌四块到五块一加仑，我想是这个价，但是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喝的那种产自苏格兰的威士忌，要是你买两加仑就是十美元一加仑——买得越少就越贵。



Be good + you will be lonesome.
Mark Twain

马克·吐温像，下面是他写的一句话：“做个好人就是做个孤独的人。”

三四十年前，在密苏里偏远的乡下，普通的烟是三毛钱一百根，但是大多数人不会去买，因为在那个盛产烟草的地方抽烟根本不用花钱。虽然今天康涅狄格州也不得不靠种植烟草来牟利，但是我们却要花十美元买本地产的烟，因为进口烟已卖到十五到二十五美元一百支了。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插图。



一开始我父亲自己有奴隶，但是渐渐地就把他们都给卖掉了，而从农民中按年雇用。雇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一年要给她十二美元，外加两件粗亚麻上衣和一双大头鞋——价钱很低；雇一个二十五岁的黑人妇女，

要付二十五美元以及刚才说的那种鞋和两件上衣；雇一个身体结实的四十岁黑人妇女，一年要付四十美元，依惯例还要给两套衣服；雇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一年要付七十五到一百美元，还有两身牛仔服和两双大头鞋——这些行头合下来大概要花三百美元。但是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一年付给德国保姆一百五十五美元，爱尔兰洗衣工一百五十美元，黑人厨娘二百四十美元，年轻的黑人侍者三百六十美元，爱尔兰车夫六百美元，同时还要免费为他提供煤气、热水、冷水，以及含有客厅、厨房、一个马房和两间卧室的住所。

我叔叔也是农夫，他家在距离佛罗里达四千米的乡下。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人。在我家搬到汉尼拔（Hannibal）之后一直到我十一二岁之前，每年我都要到他那里住上两三个月。那个农场，对于男孩子来说就是天堂一样的地方。农舍是用原木

搭建的，共有两层，一条宽敞的走廊（带有廊顶）通向厨房。夏天，饭桌就放在阴凉又通风的走廊当间，天，那美味的食物，现在想起来，我都馋得想哭。

农舍在一个大场院的中间，三面围着篱笆，对面是熏肉房；熏肉房后面是果园，果园后面则是黑人的住处和烟叶地。从农舍一路走下去，有一个被篱笆围起来的小木屋，那里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顺着山一直走，可以径直到达一条小溪。溪水沿着布满鹅卵石的河床蜿蜒流淌，在葱翠的草地间快乐吟唱。真是赤足踏青的好去处。那里还有可以游泳的水塘，虽然大人们禁止我们去那里，但我们常常偷着游。因为我们是信基督教的孩子，所以很早就知道禁果的美味了。

小木屋里住着一个白发苍苍的黑人女奴，我们每天都会带着些许好奇去探望她，因为我们深信她已经一千多岁了，并且还和摩西说过话。我们管她叫汉娜（Hannah）大婶。就像其他黑人一样，她也是虔诚的教徒。

所有黑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最忠厚，我们叫他丹尼尔（Daniel）大叔，他是个中年黑奴，在所有奴隶中脑子最好使，而且心怀仁爱、诚实质朴。我大概有五十多年没见他了，但是记忆中那些有他陪伴的日子非常快乐。就是在那个农场我开始对黑人抱有强烈的好感，而且对他们的优秀品质十分欣赏。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对他们的这种感情和评价依然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时至今日，我仿佛还能清晰地看见那座农场和农场里的物件，甚至是物件摆放的细节。农舍中家人住的房子里有个大壁炉，在寒冷的冬天，高高摞起的柴火堆噼噼啪啪地燃烧着；慵懒的猫咪在炉火前打盹，还有昏昏欲睡的狗；婶婶坐在炉壁的拐角

做毛线活儿；叔叔在她对面抽着烟斗；地板上没有铺地毯，光洁得可以照出跳动的火焰；六个孩子在后院玩耍。屋子前方的藩篱外是一条乡间土路，夏天尘土飞扬，常常有蛇出没——它们喜欢埋在土里晒太阳。路旁是茂密的小树林，一条不到半里长的昏暗小路贯穿其间。沿着小树林的斜坡向左走，可以看到几个用小树做成的秋千。但秋千的木头被晒干之后就危险了。当一个孩子荡到四十英尺的空中时秋千就会断裂，这就是每年孩子们都需要修补骨头的原因。我从来没被摔下来过，但我的堂兄弟们却没有一个幸免于此。时不常地，他们中的八个总共会摔断十四条胳膊。但是诊费相当便宜，因为那里的医生按年收费——一家人一年只需支付二十五美元。

医生不会因为常见的小病出诊，每家的奶奶负责治疗。每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都是医生，她们会从树林里采集自己的独门灵药。

梅雷迪思（Meredith）是我家的医生，救过我几次命。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先不说这个了。

常听说我在七岁之前由于身体虚弱，常年服药，所以是个情绪反复无常、颇招人讨厌的孩子。母亲晚年的时候，我曾向她询问过此事——当时她已经八十八岁了。

我说：“我猜那段时间您对我有些不安吧？”

“是啊，一直都是。”

“怕我活不下来？”

过了很久，她说：“不——是怕你活下来。”

村里的学堂离我叔叔的农场有三英里，建在林中的一处开阔地，可以容纳二十五

《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插图。



个孩子。我们差不多每周去一到两次，夏天我们在凉爽的清晨中，沿着林间的小路去上学，然后在薄暮的傍晚回家。所有孩子都用篮子带午饭，中午的时候坐在树荫下大快朵颐。回首那段上学的日子，我总是感到心满意足。正如我所说的，在十二三岁之前，我每年都要在农场上待一段时间。在那里和堂兄弟们共度的日子总是让人留恋，所以回忆起来也充满了这种感觉。我还能忆起树林深处的神秘气息、泥土的清香、野花的芬芳和被露水打湿的莹莹发光的叶子；微风拂过，树叶上露水滑落的滴答声、远处小鸟的鸣叫声，甚至我仿佛还能看见受惊的小野兽在草丛间四处逃窜的样子——这一切都在我的记忆里，和过去一样清晰可辨、圣洁美丽。我能看到树木披着紫色、金色和红色的秋装，能听到当我们走过时树叶倏忽掉落的声音，能感觉到打在我头顶的雨点，还有被风吹落的坚果。我还知道丹尼尔叔叔的厨房在夜色里的样子，能看见白

《圣女贞德》封面。



孩子和黑孩子的脸庞被炉火照得通红，墙上则跃动着他们的影子。

我能记起叔叔家什么也没铺的木质楼梯和楼梯平台上方向左的拐角、在我床铺上方的倾斜屋顶、地板上影影绰绰的月光和外边白色清冷的冰雪世界；能记起暴雨夜里我们在屋子里裹着毯子听着凛冽的风声和房子晃动的声响时，周身的暖意和幸福；能记起夏夜里月光暗淡的时候，屋子里会变得异常昏暗，我们惬意地听着雨点滴滴答答地打在屋顶

上，感受着闪电的亮光和震人心跳的雷动。我能记起我们的扑猎鸟游戏，天，我们怎么能在那么冷飕飕的大清早爬起来，以至于我常后悔自己的体魄也未免太好了点儿。一听到口哨声，一大群狗就会朝我们奔来，大大超过我们的需要。它们兴奋地竞相追逐，扑倒小个子的孩子，发出莫名又快乐的狂吠。不一会儿，微曦渐至，鸟儿也放开喉咙，太阳升起，光芒流泻，四处尽是暖煦。一切都带着晨露，散发着芬芳，犹如新生一般。生命又充满了愉悦。我们玩得又累又饿，回家刚好赶上早饭时间。

我的父亲叫约翰·马歇尔·克莱门斯（John Marshall Clemens），是弗吉尼亚人（Virginia）；母亲叫简·兰普顿（Jane Lampton），肯塔基人。1823年他们在莱克

星顿（Lexington）举行了婚礼，当时母亲二十岁，父亲二十四岁。那时他们都没有什么钱。我想母亲的嫁妆也就是两三个奴隶，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他们搬到了詹姆斯敦（Jamestown）的一个山间小镇，并在那里生了头几个孩子，因为我出生较晚，所以对那里没什么印象。我出生在密苏里，一个亟待被关注的不出名的新建州。我父亲在詹姆斯敦周围留下了丰厚的地产——大概有七万五千亩。直到1847年他去世之前，已持有那块地产长达二十年之久了。他常说那块地在他那个年代值不了什么钱，但是有一天却可以变成他孩子的一笔巨额财富。我真希望能有其中的一两亩，那样自己就不用写自传谋生了。我母亲最疼爱的侄子詹姆斯·兰普顿（James Lampton）常常提起那块地，当然，说的时候带着极度的热情。“那地值几百万！几百万！”虽然他一向夸大其辞——而且经常出错，但是那次他却说对了；这说明一个人如果横下心来，四处开火，总能打到什么东西。

詹姆斯·兰普顿整天都在梦境里游荡，但直到死也没有一件事情梦想成真。1884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年老体衰满头白发，但还是用那年轻时候的腔调和我开玩笑；他的眼里依旧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心中充满希望——他还能做梦似的和我一起分享世上秘密的宝藏。

我父亲一次性购买了差不多十万亩的土地。总共花了他大概四百美元。在那个年代，一次性付清那么多钱，还真算得上是大手笔。当父亲付清了那笔钱之后，他站在詹姆斯敦法院的门口，远远看着他广阔的地产，说：“无论我发生什么，我的孩子们都会衣食无忧。我活着的时候看不到这些土地变成真金白银，但是我的孩子可以看到。”他